

## 本校的未來跨世紀發展藍圖 ⊙ 張建邦

社論專載

雖然時間只是生命的延續；而歷史則是紀錄生命的軌跡。我們人活在世界上原不必太計較於時間的流逝；其實那也是無法掌握或制止的。但是我們卻必須面對歷史，向歷史負責，因為歷史會毫不留情的，用嚴酷的尺度來批判我們。現在地球已不需再自轉一千次，也等不及聽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們將一同邁入二十一世紀。

未來學家 Wendell Bell 在 1997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未來學雜誌 (THEFUTURIST)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未來學研究的目的」(The Purposes of futures studies) 中提到：「未來學的主要課題，不是預測未來，而是發現一些可能的、可行的或較喜愛的未來，讓人們能夠去掌握並決定自己的生活。」(The primary goal of futurists is not to predict the future, but to uncover images of possible, probable, and preferable futures that enable people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their lives.) 職是之故，淡江大學即將面臨的二十一世紀，也就顯得格外重要。我們的未來不是夢，不是虛擬，而是我們必須站在現在而去面對未來的生活。事實上我也有責任帶領十二萬的淡江校友、兩萬五千的在學青年、兩千餘位共同為理念奮發的教職員同仁，指出一條，明天我們要走的路。

在學校的許許多多公開場所中，我也曾一再明白的說：二十一世紀開始，我們淡江大學將有三個校園；分別是以研究為主的淡水校園，以服務社會為主的臺北校園以及以教學為主的蘭陽校園。我們這樣的規劃是有其各項考慮因素的；包括校園的地區環境與發展性，校園學術與地方經建發展的互動性，過去校園硬體建設的再造性以及傳統文化承襲下的可塑性等等。基本上，淡水校園在土地的擴充上已經遇到了瓶頸，而學術研究軟硬體的投資也已經具有相

當厚實的程度和規模，在既有成就為基礎上，要再上一層樓，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而臺北校園位於政治、財經的樞紐，當然在社會服務的資源互動上有許多便捷的處。至於蘭陽校園是一座佔地四十餘頃的尚未開發的處女地，未來發展的可塑性很大，所以當剛起步時，是應該朝著穩健的方向發展，發展的前期，它會是一個具體而微，小規模的獨立學院，讓所有的學生均能住宿在學校中，它儼然像一個家庭式的教學中心。以培養新世紀之人才為主，以效法牛津（Oxford）、劍橋（Cambridge）為師，以培養心靈智慧為目標。

相信在這樣的規劃下，三個校園也會產生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形成同中有異的文化模式，相同的當然是經過半個世紀以來蘊育而成的「樸實剛毅」為體，「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用的傳統文化，而相異之處則是三處校園又復能在研究、教學以及社會服務的大學三項功能上，各領風騷，繼而成為台灣學術界的翹楚。